

十八羅漢——醫者的容顏

昏沉中步下坐了竟日的的平快列車，首度上台北是為了探望病榻中的阿公。當踱進那座歷史悠久的醫院，昏暗的長廊彷彿沒有盡頭，怎麼也走不完似的；漆黑的夜從窗外撲來、像是要把自己吞噬一般，只能緊抓著父親厚實的大手，亦步亦驅的往病房走去。

而阿公最終不得不回到南部的小醫院，無力的畫下人生的休止符；自己也將這份記憶埋藏起來——關於醫院、病苦的恐懼。這是一九七〇年代，記憶中黑白的片段，在一個還未上小學的南部小孩心中，留下深刻的烙印。

時序來到三十年後，在大林慈濟的十樓腫瘤病房，輕柔的陽光從玻璃窗灑入、帶來一室的暖洋洋。往昔那無助的小孩，已長大成為大家口中的「蘇醫師」，身段柔軟地彎腰、屈膝貼近病者的苦與痛，總是讓笑容，在病房中的每一隅綻放開來。

他努力地為每位病苦朋友點一盞燈，哪怕只能帶來一絲光明、些許溫暖。



十八羅漢之八

點燈溫暖病苦心

大林慈濟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 蘇裕傑

文·圖 / 于劍興

這幾天錦憲(化名)的媽媽要來大林醫院住院了，蘇裕傑醫師和老婆商量好了，準備著要到病房照顧的事。因為這是錦憲生前的「託付」，父母離異後錦憲與母親相依為命，而心中最掛念的也是母親往後沒人照顧，想不到母親現在也因為癌症準備要住院接受治療。而填寫在錦憲母親資料



中「聯絡人」欄位的，正是「蘇裕傑」三個字。這是在大林慈濟醫院腫瘤中心上演的尋常故事，也許是超出醫師份內許多的事情，但對他，卻是再自然與甘願不過的。在這裡與您分享蘇裕傑醫師的故事。

清洗成堆碗筷的夜市童年

天光漸漸暗了下來，華燈初上，高雄新興夜市裡各式的攤位已經就緒，頭家們點亮燈來迎接客人的光顧，也點起一

片熱鬧滾滾的氣氛。

念國小的蘇裕傑回到家趕忙把功課寫完，匆匆的來到夜市，進到家裡的攤子，加入父母忙碌的身影中。也許是每天要招呼著來來去去的客人，蘇裕傑懂得去分辨他們的心情，知道要如何拿捏彼此的互動，盡力做好一個小頭家的腳色。只是對一個孩子來說，這樣的擔子並不輕，尤其是家中的老大，總得要幫弟弟妹妹多做一些。

除了清洗堆疊成山丘的碗筷，還要



小時候被阿嬤抱著的泛黃照片和失去光澤的香火袋，蘇裕傑習慣隨身攜帶。

在母親炒菜時趕緊刷鍋子、補充客人吃菜的沾料，另外還得收拾桌上的杯盤狼藉、殘羹剩肴，「每當客人要喝保利達B加米酒時，便得要趕緊到鄰近的商店買來」，蘇裕傑說，「先倒入保利達B，然後再加米酒，熟練的調整好比例，總是讓客人喝得滿意極了。」

通常忙到九點多，爸媽會要孩子回家休息。拖著疲累的身軀、洗碗又凍傷而龜裂的雙手，「曾經邊洗邊怨嘆，覺得自己真的很委屈，但不是因為身體的辛苦」，蘇裕傑說，「而是想到為什麼別的同學一回家就有熱飯可以吃，有電視可以看，也不用做事。」每次碰到有同學來攤子吃晚飯時，總想躲起來，認為

低了別人一等。

珍惜父母的血汗錢 半夜起床唸書到天明

不過這樣的情緒沒有延續太久，因為父母每天為家計打拼，但仍堅持孩子唸書，讓蘇家的孩子多了一分體會，也更堅定彼此間的情感。喜歡買參考書的蘇裕傑會在攤子裡向父親要錢，原本在洗碗的父親，濕漉漉的雙手順勢就把客人剛給的錢掏出來給他，父親沒有多說話，接過又濕又皺紙鈔的兒子也不多言，彷彿是父子間的默契般。

父母親的個性很「雞婆」，鄰居、親戚有什麼事都會主動去幫忙，也造就了

蘇裕傑的熱心腸。小學時，總是擔任班長的他開始會帶同學回家嚐嚐父母的好手藝。蘇裕傑說，家境到了國中比較好轉，爸媽在三民區買了新房子繼續做炒羊肉、賣當歸湯的生意，只是，吵雜聲不斷，吵得沒辦法唸書的蘇裕傑索性先睡覺，等到凌晨兩三點爸媽收攤時，再叫他起床唸書到天明。

而就算再累，母親總會堅持為讀書的自己泡上一杯「人蔘茶」再睡。

拿起隨身的皮夾，蘇裕傑努力的從一疊卡片中抽出一張泛黃、斑駁的黑白照片，那是幼年時與阿嬤的合照；另外還有一個失去光澤的香火袋，袋上繡著紅底藍字「保身香火，魏府三公，合家平安」。這兩樣東西，長久不離身邊。

讀小學前一段在路竹小漁村與阿公阿嬤生活的記憶，對蘇裕傑的影響深遠。在弟、妹相繼出生後，狹小的家裡容不下這麼多孩子，身為長子的蘇裕傑便被送去跟阿公阿嬤住。

阿公教會他對病人「誠實」

「記得有一次被阿公修理的很慘！阿公拿著棍子在後面邊追邊罵，自己就是怎麼也跑不贏他。」其實，老人家是很疼自己的，只因上了幼稚園的蘇裕傑對阿公撒了謊，該到幼稚園沒去，竟和同伴到外頭去玩了，而阿公對「誠實」的要求絕不讓步！當然不願看到孫子從小就學會說謊。阿公每天都要去批漁獲回到村上賣，雖然生活不寬裕，但在賣魚

時有他的堅持，「同樣的魚會賣比較便宜，因為阿公會告訴客人那是昨天的，所以賣便宜些。」

雖然是小時候四、五歲的事情，但蘇裕傑未曾忘掉這些銘心的回憶，而他現在對病人，也同樣要求自己「誠實以對」。面對家屬希望說謊的期待，他並不妥協，除非病人真的已經沒有意識，或者是年紀太小仍無法理解。「告知病情是醫師必須要學習的一門藝術！不能把責任都丟給家屬。」

蘇裕傑總會告訴家屬，身為醫師的責任是對病人陳述事實。「因為過去的醫療比較不好，得了癌症彷彿是被判了死刑，但現在已經不同了，唯有病人知道自己的情況，才能完全的配合醫療計畫的進程，如此才能獲得最好的治療效果。」蘇裕傑說，不告訴病人事實，根本無法進行醫療的計畫，事實上從過去到現在，對病人誠實，從沒碰過任何問題；當然，相對的，如果病人選擇的是不接受積極治療，一樣會尊重病人的決定。

蘇裕傑在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R1(住院醫師第一年)時就決定要走肝膽科，卻因為R2(住院醫師第二年)時一個事件而起變化。當時在內科中的腸胃分科，有一回，學長交班的時候特別提到有一床女孩的臉被癌細胞吃掉許多，若她叫痛時打個食鹽水應付一下就好。進一步了解才知道，這個讓學長覺得很煩的病人，因為癌細胞吞噬至骨頭而痛苦

不堪，其實她早就知道通常是被打食鹽水，但是五次中大概有一次能夠等到「止痛藥」，聽了真讓人心痛。學長說，反正腫瘤科沒教這些，大家也都沒有太多化學治療的概念，但蘇裕傑決定不像學長說的「混過就好」。

不久之後，蘇裕傑開始自費自假往返於高雄、淡水之間，參加一項由趙可式博士主持的安寧療護醫師的進階課程，而安寧療護的概念在民國八十五年間的台灣才正在萌芽。有時必需和同事換班的蘇裕傑，既然選擇非主流，難免惹來一些批評，「很笨」大概是最常聽到的吧。雖然通車很辛苦，每次投宿的兩百元旅社很簡陋，但在八個星期的南北奔波中，終於讓自己恍然大悟，原來真正想做的不是大家眼中的熱門科系，而是腫瘤科醫師在幫病人做的事。這時的他才有點能理解，過去阿公生病、和其他病人的痛苦，原來其中還有更多說不出的苦痛。

讓病人舒服的治療 而不只管癌指數高低

傷口、喘、便秘……，病人的痛苦太多太多了，而醫師就是要解除病人的痛苦，不是嗎？蘇裕傑深刻的感觸是「我們的治療讓病人舒服一點了嗎？而不是一味的關注病人癌指數的高低。」確定了要走血液腫瘤科的蘇裕傑，很快就有醫師來問他很多有關腫瘤治療的問題，他也不在意去提在當時會引人跳腳的議

題，像是打嗎啡會減少病人的壽命嗎？他就是要開始扭轉大家的刻板印象。

確定未來方向的過程中，記憶深處一些烙印的畫面總是沒來由的浮上心頭。許多年前，疼愛自己的阿公得到肝癌，送往台北的大醫院治療。有一天，父親帶著他坐上往北的平快列車，一路忐忑的到台北時已經天黑了。「在醫院裡大概一百公尺的長廊，一邊是病房，一邊是植物園；很安靜、沒有聲音，走啊走的，覺得黑暗的陰影不斷的向自己逼近，好像走不盡似的。小小年紀的自己，緊拉著阿爸的手，深怕會迷路在這座醫院中。」蘇裕傑說，那種黑暗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。

因為無力負擔開刀的費用，阿公最後回到了高雄，就近在一家小醫院中，拖了兩三年，阿公走了。

另一個震撼的記憶片段是在實習到第六年時，他神采奕奕的想要有一番作為，結果碰到的第一個病人就快把自己擊倒。這位年輕的男孩，父親肝癌過世、母親不在身邊，沒有人可以依靠。男孩只覺得肚子漲漲的，但還是很有活力。結果檢查出來是肝癌末期，沒有辦法做太多的治療，蘇裕傑陪著他打電動玩具、看電影，一個月內男孩就往生了。蘇裕傑說：「感覺很挫敗！學醫不是要搶救生命、讓病人活得更加久嗎？但結果怎麼這樣呢？完全幫不上忙，病人就走掉了！」

「為什麼不打開燈，讓氣氛變得好

一些？」蘇裕傑悟出這樣的寓意，自己應該成爲那個點燈、把溫暖帶給大家的人。

在陽台上的第三次查房

這是一段真摯的情誼，它未曾因爲病人的離去而消逝。

錦憲從台中轉到高醫的時候，虛弱異常，在他的腹部有很大的惡性肉瘤，在台中開刀未作處理後又直接縫合。媽媽不敢告訴錦憲治療的過程，更遑論醫師說的「僅剩下半年的時間」。

對一個二十五歲，在研究所裡人氣

超旺的年輕人，要如何告知實情？蘇裕傑跟他慢慢地聊、嘗試地將病情說明清楚；而一開始的治療很順利，腫瘤消得很快。當錦憲回家時，兩個人便透過ICQ相互聯繫，醫病之間逐漸建立起朋友的關係。

「前年九月幫錦憲做了自體骨髓移植，情況很順利！」蘇裕傑說，自己開始叫錦憲的媽媽「劉媽媽」。距錦憲來求醫已經過了一年半的時間，其實，錦憲從網路上找到許多病情的資訊，答案都讓人灰心。儘管如此，不知道還能有多少時間的錦憲更加把握寶貴的時間，



蘇裕傑體認到治療應該是讓病人舒服，而不單單以癌指數的數值高低來判斷。

在治療時很沉默的他卻馳騁於網路的廣闊世界，他希望能善用自已的專長，留下一些東西，能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，而不只是被人懷念而已，即便在最後一次住院時，他都持續在進行網站的軟體設計。

當蘇裕傑從高醫來到大林主持腫瘤中心的醫療，錦憲也隨著來到大林，後來病情開始不穩定，癌細胞開始復發、擴散。到了去年四月間，終於因為多處轉移而過世，而他生前一再交代著，希望情同家人的蘇醫師能幫忙照顧「劉媽媽」，而這份橫跨病人、家屬的情誼未曾結束。對蘇裕傑來說，從小時候到實習醫師階段，有幾次無力與不捨的缺憾，但從和錦憲互動的過程中，彷彿都被彌補過來，因為他能夠給病人更多的幫助，絕非束手無策，也了解到讓病人不要去做沒有意義的醫療，唯有適時、隨時的陪伴，才能真正讓醫病關係獲得改善，而病人才能真正獲益。

在錦憲住院的那段時間正好碰上聖誕節，由於十樓的腫瘤病房正好與蘇裕傑的宿舍兩相望，他在宿舍陽台放上了繽紛的聖誕燈飾，每當夜幕低垂，燈飾便如同滿天的繁星亮起，透過窗戶，讓錦憲知道自己是隨時的守護著他。到了現在已經養成了習慣，每當睡覺前會到陽台看看病房的燈有沒有亮，「只要病房燈光昏暗，人影幢幢，就可能是情況不對」，蘇裕傑會趕忙打電話到護理站問一下情況，就像是一天中除了早上、傍

晚以外的「第三次查房」。

從兩年前開始，一位病人給了蘇裕傑可隨身攜帶的「靜思語」折頁，它就未曾離開過自己的皮夾。每當碰到問題時，他就會翻翻看是否有新的啓示，而它總不會讓自己的希望落空，平易近人的開示讓自己獲益匪淺。但那個時候，他還不認識慈濟的種種。

蘇裕傑出生、成長都在高雄，連在聯考後都決定離家近的高醫，雖然在高雄搬了幾次家，但距離都不超過二十公里吧！兩年後，卻在一切都穩定後，毅然帶著新婚的妻子，展開他這輩子以來最遠的一次遷徙，來到嘉義大林。

把自己降到和病人一樣的高度

大林腫瘤中心的成立，醫病平等及人文的建立是主要重點。醫師與病人是平等像朋友一樣，讓他們感到被關心，更進一步讓病人真正參與、思考自己的疾病與治療，「我始終相信病人是對的，而我會盡量給他們充分的資訊，在他們思考過後，我會尊重他們。」蘇裕傑說，現在有許多新的藥物讓病人有更多選擇，不管是藥物、開刀或者是安寧療護，當醫師在病人做了最後決定時，「我們都應把高度降到和躺著的病人一樣，同時和病人站在同一陣線，而非一味的駁斥、反對。」

腫瘤中心的人文呈現在癌症關懷小組的設置、各種才藝活動、另類治療支持，以及醫療團隊不分彼此的合作。病

人的症狀和疼痛在很多時候是生理、心理和社會層面交相煎熬，讓病人的痛更痛，「治療病人無非是生理症狀的控制，但是社會、心理和靈性面向都要兼顧。有時會產生更高層面的穩定，有效減輕病人身體的症狀，或是獲得更好的控制。」蘇裕傑說道。很多治療的失敗，分析起來都是病人的心理支持沒辦法很牢固，所以最好的癌症治療除了醫療之外，更須要人文的挹注。

愛講阿彌陀佛的醫師

「阿彌陀佛！」

「阿彌陀佛喔！」

在診間、在病房，蘇裕傑總是把阿彌陀佛掛在嘴邊，因為除了是招呼、一份祝福以外，更具有「化苦為樂」的好效果。其實在高醫醫院的時候就開始和病人這樣互動，每當自己和病人說阿彌陀佛時，有時病人會稍微愣了一下，但幾次反覆下來，醫生和病人之間都能用阿彌陀佛來相互祝福。

現在，每當看完診，病人起身要離去時，「隨時有問題，就來找我！不

把高度降到和病人一樣，讓病人放心，知道醫師完全了解她的需要。

必等到下次看診時間。」是蘇裕傑對病人的承諾，而當病人說著「看到你，我就會笑！阿彌陀佛哦！」這可是對「老蘇」最溫暖的回饋了！

對了，您一定懷疑「老蘇」是？其實，蘇裕傑醫師是一個網路迷，「老蘇」是以前和病人一起上網玩網路電玩所取的綽號，包括他自己的網頁也是用老蘇的拼音www.lordsu.com，而腫瘤中心的同仁有時會這麼暱稱他。

